後漢書志第十五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李賢註

五行三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鳴 魚孽 蝗

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 鄭玄注曰虛危爲宗廟 廢祭祀 鄭玄曰牽牛主祭祀之牲 逆天時 鄭玄曰月在星紀周以爲正月在玄枵殷以爲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也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譏運十三正以至失時是其類也 則水

不潤下鄭玄曰君行此四者爲逆天北宮之政也北宮於地爲水水性浸潤下流人所用灌溉者也無故源流竭絕川澤以涸是爲不潤下其他變異皆屬沴謂水失其性而爲災也太公六韜曰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五穀不成也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鄭玄曰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洪範曰聰作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當馬融曰上聰則下進其謀厥咎急鄭玄曰君臣不謀則急矣易傳曰誅罰絕理不云下也顓事有知不云謀也厥罰恒寒鄭玄曰聽曰水水主冬冬藏氣藏氣失故常寒厥極貧鄭玄曰藏氣失故於人爲貧時則有鼓妖鄭玄曰鼓聽之應也時則有魚孽鄭玄曰魚蟲之生水而遊於水者也時則有豕禍鄭玄曰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也屬聽時則有耳痾鄭玄曰聽氣失之病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魚孽劉歆傳以爲介蟲之孽謂蝗屬也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四年東郡以北傷水七年六月戊辰雒水盛溢至津城門帝自行水弘農都尉洽折爲水所漂殺民溺傷稼壞廬舍二十四年六月丙申沛國睢水逆流一日一夜止章帝建初八年六月癸巳東昏城下池水變赤如血臣昭案諸史光武之時郡國亦常有水災而志不載本紀八年秋大水又云是歲大水今據杜林之傳列之孝和之前東觀書曰建武八年間郡國七大水涌泉盈溢杜林以爲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史制御無術令得復熾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

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植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氏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柙其姦究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録所以挫其強御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万里之統海内賴安後輙因衰麤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皆以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已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灾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爲傭賃亦所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国於桓公乃留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狃猱之意徼辛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宮府元元少得牽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横比年大雨水潦暴大涌泉盈溢没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潰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吉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爲蠹賊有小大勝負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唯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謝承書曰陳宣子興沛国蕭人也剛猛性毅博學明魯詩遭王莽篡位隱處不仕光武即位徵拜諫議大夫建武十年雒水出造律城門校尉欲奏塞之宣曰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爲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爲灾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堤大決水欲没郡令吏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勑以任立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尚修正弭灾豈況朝廷中興聖主天所挺授水必不入言未絶水去上善其言後乘輿出

宣列引在前遲乘輿欲驅鉤宣車蓋使疾行御者墮車下宣前諫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和鸞步則佩玉動靜應天昔孝文時邊方有獻千里馬者還而不受陛下宜上繼唐虞下以文帝爲法上納其言遂徐行校轡憑爲河堤謁者以病免卒於家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京房易傳曰顓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而殺人隋霜大風天黃飢而不損茲謂泰厥水水殺人辟邪過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蝗其

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隋霜殺穀春秋考異郵曰陰盛亘逆民悲情發則水出河決也是時和帝幼竇太后攝政其兄竇憲幹事及憲諸弟皆貴顯並作威虐嘗所怨恨輒任客殺之其後竇氏誅滅東觀書曰十年五月丁巳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城門民廬舍十二年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是時和帝幸

鄧貴人陰有欲廢陰后之意陰后亦懷恚
然一曰先是恭懷皇后葬禮有闕竇太后
崩後乃改殯梁后葬西陵徵舅二人皆爲
列侯位特進賞賜累千金廣州先賢傳曰和帝
時策問陰陽不和或
水或旱方正鄺林布衣養奮守叔高對曰天有陰陽陰
陽有四時四時有政令春夏則予惠布施寬仁秋冬則
剛猛盛威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
風雨時五穀升今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爲政舉
事干逆天氣上不卹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卹哀
衆怨讎積故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陰盛
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誦上雨漫溢者五穀
有不升而賦稅不爲減百姓虛竭家有愁心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七大水傷
稼董仲舒曰水者陰氣盛也是時帝在襁
抱鄧太后專政臣昭案本紀是年九月六州大水袁
山松書六州河濟渭雒淯水盛長皆
溢傷
秋稼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
水趨出突壞民田壞廬泉水出深三丈是
時司空周章等以鄧太后不立皇太子勝
而立清河王子故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

章等被誅是年郡國四十一水出漂沒民人（謝沈書曰死者以千數）**譏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者小人專制擅權治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涌水爲災

二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周嘉傳是夏旱嘉收葬客死骸骨應時澍雨歲乃聲稔則水不爲災也）

三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

四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云三郡）

五年大水（臣昭案本紀郡國八）

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水變占曰水化爲血者好任殘賊殺戮不辜延及親戚水當爲血）**是時鄧太后猶專政**（古今注曰元初二年潁川襄城臨水化爲血京房占曰流水化爲血兵且起以日辰占與其色博物記曰江河水赤占曰泣血道路涉蘇於何以處）

延光三年大水流殺民人傷苗稼是時安帝信江京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免太

尉楊震廢皇太子
永和元年夏雒陽暴水殺千餘人
臣昭案左雄傳順帝永建四年司冀二州大水傷木稼楊厚傳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殺人物是時帝幼梁太后專政
齊排正直驕奢僭害則江河潰決方儲對策曰民悲怨則陰類強河決海溢池動土湧
春秋漢合孳曰九卿阿黨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去年冬梁冀枉殺故太尉李固杜喬

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是時梁太后猶專政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
臣昭案朱穆傳云漂害數千方戶京房占曰江河溢者天有制度地有里數懷容水澤浸既萬物今溢者明在位者不勝任也三公之禍不能容也

率執法者利刑罰不用常法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
梁冀別傳曰冀異衆災並湊蝗蟲滋生河水逆流五星失次大白經天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戎叛戾盜賊署平皆冀所致敦煌實錄張衡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潛潭巴曰水逆者天命也宜候應之

永壽元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陽城門漂流人物
臣昭案本紀又南陽大水是時梁皇后兄冀秉政疾

害忠直威權震遂主後遂誅滅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九年四月濟陰
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
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規京
都計邪其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犢亭侯爲
漢嗣即尊位是爲孝靈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沒殺
人是時桓帝奢侈淫祀其十一月崩無嗣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表山松書曰禱于龍堰五
月山水大出漂壞廬舍五百餘家表山松書曰是河東水暴出也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漂沒
人物
三年秋雒水出
四年夏郡國三水傷害秋稼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臣昭案袁山松書曰山陽梁沛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則是七郡

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流害民人是時天下大亂袁山松書曰曹操專政十七年七月大水侑水溢

十八年六月大水獻帝起居注曰七月大水上親避正殿八月以雨不止且還殿

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人袁山松書曰明年禪位于魏也庶徵之恒寒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袁山松書曰是時羣賊起天下始亂讖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有位適罰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袁山松書曰時帝流国天政養奮對策曰當温而寒刑罰慘也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春秋考異郵曰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雹之爲言合也以妾爲妻大尊重九女之妃闕而不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輿參驅房衽之内歡欣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傳陰精凝而見成易讖曰凡雹者過由人君惡明其過抑賢不易内與邪人通取財利去心不同並當雨不雨故反雹下也是時和帝用

酷吏周紆爲司隸校尉刑誅深刻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十月戊辰樂浪上谷雨雹傷稼十二年河南平陽雨雹大如柸壞敗吏民廬舍十五年十二月乙卯鉅鹿雹者治道煩苛繇役急促教令數變無有常法不救爲兵強臣逆謀蝗蟲傷穀救救之舉賢十年十月戊辰郡国雨雹如雞子陰除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二年雨雹大如雞子三年雨雹大如鴈子傷稼劉向以爲雹陰脅陽也是時鄧太后以陰專陽政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國三雨雹大如杵

杯及雞子殺六畜延光元年四月郡國二十一雨雹大如雞子傷稼是時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是歲河西大雨雹如斗安帝見孔季彥問其四對曰此十陰乘陽之徵也人今貴臣擅權毋后黨盛陛下大君旦德慮此二者也

三年雨雹大如雞子古今注曰順帝永建三年郡國十二雨雹傷秋稼十二年郡國十三而求六年郡国

恒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都雨雹大如

雞子是時桓帝誅殺過差又寵小人
四年五月己丑京都雨雹是時皇后鄧氏
子侯驕恣專幸明年廢之憂死其家皆誅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雨雹四年五月河東
雨雹
巳卬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雞子是時常侍
之庚州權
州河五年四月庚戌雨雹傷稼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 袁山松書曰雹殺人前後雨雹此最爲大時天下潰亂
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國四冬
雷是時皇子數不遂皆隱之民間是歲宮
車晏駕殤帝生百餘日立以爲君帝兄有
疾封爲平原王卒皆夭無嗣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春東冬雷
草木實
安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陳留雷有石隕

地四 臣昭案天文志未見載石隕未解此篇所以重記石以雷隕俱者九月雷未爲異桓帝亦有此隕後不兼記於是爲長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四年五月戊寅頗陰石從天墜大如鐵鑽色黑始下時聲如雷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 京房占曰天冬雷地必震又曰雷以十一月起黃鍾二月大聲八月闔藏此以春夏殺無辜不須冬刑致災鑿鑿止行不赦之則冬溫風以其來年疾病其救也率幼孤振不足議獄刑用謫罰災則消矣古今注曰明帝永平七年十月丙子越巂雷

七年十月戊子郡國三冬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郡國三冬雷三年十月辛亥汝南樂浪冬雷

四年十月辛酉郡國五冬雷

六年十月丙子郡國五冬雷

永寧元年十月郡國五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冬雷是時太后攝政上無所與太后既崩阿母王聖及皇后兄閻顯兄弟更秉威權上遂不親萬機從容

寬仁任臣下古今注曰順帝永和四年四月戊午雷震擊高廟世祖廟外槐樹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

先是梁太后聽兄冀枉殺李固杜喬

靈帝熹平六年冬十月東萊冬雷

中平四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電雹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無雲而雷

四年五月癸酉無雲而雷

建安七八年中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如牛吼聲積數年後豫章賊攻沒醴陵縣殺略吏民于寶曰論語適輔像曰山土崩川閉塞漂淪移山鼓哭閑衡夷庶柒含兵工作時天下尚亂豪桀並爭曹操專二袁於河北孫吳創基於江外劉表阻亂衆於襄陽南招零桂北割漢川又以黃祖為爪牙而祖與孫氏為深讎兵革歲交十年曹操破袁尚於遼東十三年吳禽黃祖是歲劉表死曹操略荊州逐劉備於當陽十四年吳破曹操於赤壁是三雄者也十六年劉備入蜀與吳再爭荊州於時戰爭四分五裂之地荊州為劇故山鳴之異作其或也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

九丈高二丈餘明年中山王暢任城王愽並薨京房易傳曰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臣昭謂此占符靈帝之世巨魚之出於是爲徵寧獨二王之妖也

和帝永元四年蝗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歲水旱蝗蟲爲災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二年三月京師郡國十九蝗二十三年京師郡國十八大蝗旱草木盡二十八年三月郡國八十蝗二十九年四月武威酒泉清河京兆魏郡弘農蝗三十年六月郡國十二大蝗三十一年郡國大蝗中元元年三月郡國十六大蝗永平四年十二月酒泉大蝗從塞外入謝承書曰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彌行兗豫謝沈書鍾離意譏起北宮表云未數年豫章遭蝗穀不收民肌死縣數千百人

八年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都蝗

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距連十餘年讖曰主失禮煩苛則旱之魚螺變爲蝗蟲

五年夏九州蝗京房占曰天生萬物百穀以給民用天地之性人爲貴今蝗蟲四起此爲國多邪人朝無忠臣蟲與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蟲矣不救致兵起其救也舉有道置於位命諸侯試明經此消災也

六年三月去皇甫復後皇子生古今注曰郡國四十八皇
七年夏蝗
元初元年夏郡國五蝗
二年夏郡國二十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國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
朔方用衆征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復師蝗去年冬烏桓寇

沙南用衆征之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
梁冀秉政無謀憲苟貪權作虐春秋考異郵曰貪擾生蝗
二年六月京都蝗
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臣昭案劉歆傳皆逆天時聽不聰之過也羨餘所欲謝沈書曰九年揚州六郡連水旱蝗害也
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鮮卑前後

三十餘犯塞是歲護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臧旻將南單于以下三道並出討鮮卑大農經用不足殷歛郡國以給軍粮三將無功還者少半

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冬踊其咎焉在蔡邕對曰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灾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蝗蟲貪苛之所致也是時百官遷徒皆私上禮西園以爲府蔡邕對曰蝗蟲出息在急之作省賦歛之費進清仁黜貪虐分損承安屈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有何私家之有

獻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

建安二年五月蝗

後漢書志第十五

後漢書志第十六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李賢註

五行四 地震 大風拔樹 山崩 蝗 地陷 牛疫

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土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

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惟金木水火冷土革孽劉歆傳爲羸蟲之孽謂蟆屬也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郡國四十二地震南陽尤甚地裂壓殺人其後武谿蠻夷反爲寇害至南郡發荆州諸郡兵遣武威將軍劉尚擊之爲夷所圍復發兵赴之尚遂爲所沒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山陽東平地震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國十三地震春秋漢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坼畔震起山崩淪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將以是受禍也後五日詔收憲印綬兄弟就國逼迫皆自殺

五年二月戊午隴西地震儒說民安土者也將大動行大震九月匈奴單于於除難

鞬叛遣使發邊郡兵討之

七年九月癸卯京都地震儒說奄官無陽施猶婦人也是時和帝與中常侍鄭衆謀奪竇氏權德之因任用之及幸常侍蔡倫二人始並用權

九年二月庚辰隴西地震閏月塞外羌犯塞殺略吏民使征西將軍劉尚擊之

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是時鄧太后攝政專事訖建光中太后崩安帝乃得制政於是陰類並勝西羌亂夏連十餘年

二年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

四年三月癸巳郡國四地震

五年正月丙戌郡國十地震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元初元年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
三年二月郡國十地震十一月癸卯郡國
九地震
四年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二月乙巳京都郡國四十二地震或
地坼裂涌水敗壞城郭民室屋壓人冬郡
國八地震
永寧元年郡國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或
地坼裂壞城郭室屋壓殺人是時安帝不
能明察信宮人及阿母聖等讒云破壞鄧
太后家於是專聽信聖及宦者中常侍江
京樊豐等皆得用權

延光元年七月癸卯京都郡國十三地震
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地震
二年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
三年京都郡國二十三地震是時以讒免
太尉楊震廢太子
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地震時安
帝既崩閻太后攝政兄弟閻顯等並用事
專遂斥安帝子更徵諸國王子來至中黃

門遂誅顯兄弟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漢陽地震
漢陽屋壞殺人地坼涌水出是時順帝阿
母宋娥及中常侍張防等用權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是時爵號
宋娥爲山陽君
四年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庚申京都地震是時宋娥

構姦誣罔五月事覺收印綬歸田里
十一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太尉王龔以
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時龔
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止云
三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隴西地震裂城
郭室屋多壞壓殺人閏月己酉京都地震
十月西羌二十餘騎入金城塞爲涼州害
四年三月乙亥京都地震

五年二月戊申京都地震
建康元年正月涼州都郡六地震從去年
九月以來至四月凡百八十日震山谷坼
裂壞敗城寺傷害人物三月護羌校尉趙
冲爲叛胡所殺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是時
順帝崩梁太后攝政欲爲順帝作陵制度
奢廣多壞吏民冢尚書欒巴諫事太后怒
癸卯詔書收巴下獄欲殺之丙午地震於

是太后乃出巴郡爲庶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九月
丁卯京都地震是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持
權至和平元年太后崩然冀猶秉政專事
至延熹二年乃誅滅
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又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都地震
二年正月丙辰京都地震十月乙亥京都

地震
永興二年二月癸卯京都地震
永壽二年十二月京都地震
延熹四年京都地震
五年五月乙亥京都地震是時桓帝與中
常侍單超等謀誅除梁冀聽之並使用事
專權又鄧太后本小人性行無恒苟有顏
色立以爲后後卒坐執左道廢以憂死

八年九月丁未京都地震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是時中常
侍曹節王甫等皆專權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四月丙辰地震
靈帝時宦者專恣
二年三月京兆地震

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餘
動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頓縣易處更
築城郭
獻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地震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會稽南山崩會稽南
方大名山也京房易傳曰山崩陰乘陽弱
陽強也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君

道崩壞百姓失所也劉歆以爲崩猶地也
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
七年七月趙國易陽地裂京房易傳曰地
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是時南單于
衆乖離漢軍追討
十二年夏閏四月戊辰南郡秭歸山高四
百丈崩塡谿殺百餘人明年冬至蠻夷反
遣使募荆州吏民萬餘人擊之

元興元年五月癸酉右扶風雍地裂是後
西羌大寇涼州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東恒山崩是
時鄧太后專政秋八月殤帝崩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東楊地陷東
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六年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各六十
三所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長百八十
二里其後三年蒼梧鬱林合浦盜賊羣起
劫略吏民
二年六月河南雒陽新城地裂
延光二年七月丹陽山崩四十七所
三年六月庚午巴郡閬中山崩
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巂山崩殺四百餘
人丙午天子會日也是時閻太后攝政其
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殺江京立順帝誅
閻后兄弟明年閻后崩
順帝陽嘉二年六月丁丑雒陽宣德亭地
坼長八十五丈近郊地時李固對策以爲
陰類專恣將有分離之象所以附郊城者
事上帝示象以誡陛下也是時宋娥及中
常侍各用權分爭後中常侍張達遽政與
大將軍梁商爭權爲商作飛語欲陷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國六地裂水涌出
井溢壞寺屋殺人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枉
殺李固杜喬
三年郡國五山崩
和平元年七月廣漢梓潼山崩
永興二年六月東海朐山崩冬十二月泰
山琅邪盜賊羣起
永壽三年七月河東地裂時梁皇后兄冀

秉政桓帝欲自由內患之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馮翊雲陽地裂
三年五月戊申漢中山崩是時上寵恣中
中常侍單超等
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來山判解
八年六月丙辰維氏地裂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雒陽高平永壽亭上
黨泫工玄反氏地各裂是時朝臣惠中常侍王

甫等專恣冬桓帝崩明年竇氏等欲誅常
侍黃門不果更爲所誅
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
合長十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
見底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
木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是時鄧太后攝
政以清河王子年少殽精耳故立之是爲
安帝不立皇太子勝以爲安帝賢必當德
鄧氏也後安帝親讒廢免鄧氏令郡縣迫
切死者八九人家至破壞此爲瞽霿也是
後西羌亦大亂涼州十有餘年
二年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八大風拔樹
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風拔南郊道梓樹
九十六枚

七年八月丙寅京都大風拔樹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
六年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拔樹二萬餘
枚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東潁川大風拔樹
六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拔樹是時安帝
親讒曲直不分
三年京都及郡國三十六大風拔樹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雹
拔郊道樹十圍已上百餘枚其後晨迎氣
黃郊道於雒水西橋逢暴風雨道路簿車或
發蓋百官霑濡還不至郊使有司行禮迎
氣西郊亦壹如此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風拔樹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大風發屋拔
木中興以來脁夜之妖無録者

章帝七八年間郡縣大螟傷稼語在魯恭傳而紀不録也是時章帝用竇皇后讒害宋梁二貴人廢皇太子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弘農三輔螟蟲為害是時靈帝用中常侍曹節等讒言禁錮海內清英之士謂之黨人

中平二年七月三輔螟蟲為害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歲遣竇固等征西域置都護戊己校尉固等適還而西域叛殺都護陳睦戊己校尉關寵於是大怒欲復發興討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是竇皇后以宋貴人子為太子寵幸令人求伺貴人過隙以讒毀之章帝不知竇太后不善厭咎霿也或曰是年六月馬太后崩土功非

時興故也

後漢書志第十六

後漢書志第十七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李賢註

劉昭註補

五行五

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

射妖人化

龍蛇孽　馬禍　人痾

死復生　疫　投蜺

尚書大傳皇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天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經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爲政則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政不中和則是不能立其事也古文尚

書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馬融對策曰大中之道在天爲北辰在地爲人君

厥咎眊 尚書大傳作瞀鄭玄曰瞀與思心之咎同耳故傳曰眊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字林曰目少睛曰眊

厥罰恒陰 鄭玄曰王極象天天陰養萬物陰氣失故常陰

厥極弱 鄭玄曰天爲剛德剛氣失故於人爲弱易說亢龍之行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此之謂弱或云懦不敬也

時則有射妖 鄭玄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則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射其象也

時則有龍蛇之孽 鄭玄曰龍蟲之生於淵行無形遊於天者也屬天虵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

時則有馬禍 鄭玄曰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也屬王極

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 鄭玄曰夏侯勝說伐宜爲代書亦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侜張無度則是魂魄傷也主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恒耆其毒增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省於身體也

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鄭玄曰亂謂薄食鬬並見逆謂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太公六韜曰人主好武事兵革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

皇君也極中也眊不明也說云此沴天也不言沴天者至尊之辭也春秋王師敗績以自敗爲文恒陰中興以來無錄者 臣昭案本傳陽嘉二年郎覬上書云正月以來陰闇連日久陰不雨亂氣也得賢不用猶名陰不雨也

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吏收考問辭居貧負責無所聊生因買弓箭以射近射妖也風俗通曰龍從兄陽求臘錢龍假取繁數頗厭患之陽與錢千龍意不滿欲破陽家因持弓矢射玄武東闕三發吏士呵縛首服因是遣中常侍尚書御史中丞直事御史謁者衛尉司隸河南尹雒陽令悉會發所劭時爲太尉議曹掾白公鄧盛失禮設闕觀所以飾門章於至尊懸諸象魏示民禮法也故車過者下步過者趨令龍乃敢射闕意慢事醜次於大逆宜遣主者參問變狀公曰府不主盜賊當與諸府相候劭曰丞相邴吉以爲道路死傷既狂之事京兆長安職所窮逐而住車問牛喘吐舌者豈輕人而貴畜哉頗念陰陽不和必有所害掾史爾乃悅服漢書嘉其達大體今龍所犯然中外奔波邴吉防患大豫況於已形昭晰者哉明公既處宰相大任加掌兵戎之職凡在荒裔謂之大事何有近目下而致逆節之萌者孔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潛溢之端消纖介之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闔外收強齊侵地內虧三桓之威區區小國尚於趣舍大漢之朝焉可無乎明公恬然謂非已詩云儀刑文王萬國作孚當爲人制法何必取法於人於是公意大悟遣令史謝申以鈐下規應掾自行之還具條奏時靈帝詔報惡惡止其身龍以重論之陽不坐其後車騎將軍何苗與兄大將軍進部兵還相猜疑對相攻擊戰於闕下苗死兵敗殺數千人雒陽宮室內人燒盡應劭曰龍者陽類君之象也夜者不明之應也此其象也

安帝延光三年濟南言黃龍見歷城琅邪言黃龍見諸縣是時安帝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以爲太子信讒廢之是皇不中故有龍孽是時多用佞諂故以爲瑞應明年正月東郡又言黃龍二見濮陽

桓帝 于寶搜神記曰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雒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於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誅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宗屬楊兵京師也 延

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 袁山松書曰長可百餘丈 襄楷以爲夫龍者爲帝王瑞易論大人又天鳳中黃山宮有死龍漢兵誅莽而世祖復興此易代之徵也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漢 臣昭曰夫龍無方非顯死之體橫強之畜易況大聖實類君道野王之異豈桓帝將崩之表乎妖等占殊其例斯衆苟欲附會以同天鳳則帝涉三十五十此爲迂闊將恐非徵矣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傳堅

以郡欲上言內白事以爲走卒戲語不可
大守不聽嘗見堅語云時民以天熱欲就
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
遂行人間聞郡欲以爲美故言時史以書
帝紀桓帝時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應
皆此類也又先儒言瑞興非時則爲妖孽
而民訛言生龍語皆龍孽也
喜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梁時
靈帝委任宦者王室微弱楊賜諫曰皇極不
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宜抑皇甫之權謝豔妻之愛
則蛇變可消者也案張奐傳建寧二年夏青蛇見御坐
軒前奐上疏陳蕃竇氏未被明宥妖青之來比皆
爲此也敦煌實録曰蛇長六尺夜於御前當軒
而見
更始二年二月發雒陽欲入長安司直李
松奉引車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馬
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驚馬與逸象突入宮

毀近焉禍也是時桓帝政衰缺

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風俗通曰巡馬生胡子問養馬胡奢頭乃好此馬以生子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矦相伐厥妖馬生人後馮巡遷甘陵相黃巾初起爲所殘殺而國家亦四面受敵其後關東州郡各舉義兵卒相攻伐天子西移王政隔塞其占與京房同光和中雒陽水西橋民馬逸走遂齧殺人是時公卿大臣及左右數有被誅者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轉相驚走棄汁物去廬舍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臣昭曰案此二食夫妻不同在河南北每見死異斯豈怪妖復有徵乎河者經天亘地之水也河內之陽也夫婦參配陰陽判合成體今以天之尊在河之陽而陰承體卑吞食尊陽將非君道昏弱無居剛之德遂爲陰細之人所能消毀乎河南河之陰河視諸矦亦大亦惟家之主而自食正內之人時宋皇后將立而靈帝一聽閹官無所厝心失於宮房之愛惡亦不全中懷忌宋后終廢王甫按姦陰中列矦實應厥位天戒若曰

徒隨嬖豎之意
夫敢其妻乎

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
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
悉出道路斷絕應劭時爲郎風俗通曰劭故往視之祕兵扞難禦侮必是於東東者動也言當出師行用事又在壁中壁亦上也以見於虎賁寺者虎賁國流漉壁有他剥數寸曲折耳劭又通之曰季夏上黃中行將天下搖動也天之以類告人甚於影響也**到中**
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
天三十六萬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

屬因其疲餒奎而勝之物理論曰黃巾被服純行舒步所至師縣無不從是日天大黃也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
門辭我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
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何人吏未到
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時蔡邕以
成帝時男子王褒絳衣入宮上前殿非常
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比與

成帝時相似而有異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而覺稱梁伯夏皆輕於言以往況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爲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後張角稱黃天作亂竟破壞風俗通曰光和四年四月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呵步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爲天子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見劭曰尚書春秋左傳曰伯益佐禹治水封於梁郟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龍多歸之帝舜嘉之賜姓董氏董氏之祖與梁同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間乘釁廢帝殺后百官摠己號令自由殺戮決前威重於主梁本安定而卓隴西人俱寇州也天戒若曰卓不當專制奪矯如白衣無宜蘭入宮也白衣見黃門寺及卓之末中黃門誅滅之際事類如此可謂無乎袁山松曰案張角一時狡亂不足致此大妖斯乃曹氏滅漢之徵也案劭所述与志或有不同年月舛異故俱載焉臣昭注曰檢觀前通各有未直尋梁即魏地之名伯夏明於中夏非淳天之稱以內臣孫夫得稱王徵驗有應有若符契復云伯夏教我爲天子後曹公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此乃魏文帝受我成策而陟帝位也風俗通云見中黃門寺曹騰之家尤見其證

二年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胷俱前向以爲不祥墮地棄之自此之後朝廷霿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

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鏁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讙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知 臣昭曰魏人入宮既奪漢之徵至後宮而讙呼終亦禍廢母后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于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臣昭曰黃者代漢之色女人臣妾之躰化爲黿黿者元也入于深淵水實制火夫君德尊陽利見九五飛在于天乃備光盛俯等龜黿有愧潛躍首從載釵卑弱未尽後帝者王不專權極天德雖謝蜀猶傍續推求斯異女爲曉著矣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以其家杉木慧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巳十四日有行聞其塚中有聲便語其家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于寶搜神記曰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死埋於城外巳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盜發冢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頭驚遽便出走會爲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來迎出娥將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聞謬爲司命所召到得遣出過西門適見外兄劉伯文爲相勞問淚泣悲哀娥語曰伯文一日誤見召今得遣歸既不知道又不能獨行爲我得一泮不又我見召在此巳十餘日形躰又

當見埋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爲問之即遣門卒與戶曹相問司命一日誤召武陵大女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斂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邪是吾外妹幸爲便安之荅曰今武陵西男民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爲伴輒令黑過勑娥比舍蔡仲令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書一一封以與兒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慨然嘆曰天下事眞不可知也乃表以爲蔡仲雖發冢爲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寬宥詔書報可太守欲驗語虛實即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得之黑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文書也表文字猶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長房讀之曰當從府君出案行當以八月八日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便聞有呼聲曰佗來汝得我[illegible]寄李娥書不邪曰即得之故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

中大小問之悲傷斷絕曰死生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吾亡後兒孫乃爾許人良久謂佗曰來春大病與此二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厲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至前春武陵果大病白日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曰此方相臨也博物記曰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郭后崩哭泣哀過遂死漢末發莞明友霍光女壻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此皆常且走居民間無正住處遂不知所在

七年越巂有男化爲女子時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此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于山陽

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共身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會稽大疫 公羊傳曰大疫者何痎也何休曰民疾疫也邪亂之氣所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三年揚徐部大疾疫會稽江左甚案傳鍾離意爲督郵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案此則頻歲也古今注曰二十六年郡國七大疫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 張衡明年上封事臣竊見京師爲害兼所及民多病死上井猥死有減戶之人恐懼朝廷憔心以爲至憂臣官任於考變禳災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營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慝之臣欲徼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優遣大臣並禱詩命臣外治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豈能無怨且凡夫私小

有不蠲猶爲讁謫況以大穢禮郊廟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灾乃其理也又閒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聞恭陵神道陛下至不忍距遂或發冢移尸月令仲冬土事無作愼無發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上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疾疫又隨以喪殤氣未息恐其殆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御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臣愚以爲可使公卿處議所以陳術改過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又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太公六韜曰人主好重賦役大宮室多臺遊則民多病温也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中平二年正月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春大疫

五年二月大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魏文帝書與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灾魏陳思王常說疫氣云家家有強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亡或舉族而喪

延康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

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案邕集稱曰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者也變不空生占不空言邕對又曰意者陛下樞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昭变象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迴未知誰是兵戎未息威權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在生也抑內寵任中正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勤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救也先是立皇后何氏皇后每齋當謁祖廟輒有變異不得謁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立三十六方起兵燒郡國山東七州處處應角遣兵外討角等內使皇后二兄為大將統兵其年宮車晏駕皇后攝政二兄秉權譴讓帝母永樂后令自殺

陰呼弁州牧董卓欲共誅中官中官逆殺
大將軍進兵相攻討京都戰者塞道皇太
后母子遂爲太尉卓等所廢黜皆死天下
之敗兵先興於宮省其殃禍起自何氏袁山松書曰是年七月虹晝見御
坐玉堂後殿前庭中色青赤也其殃禍起自何氏

後漢書志第十七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李賢註

五行六

日蝕　日抱　日赤無光　日黃珥

日中黑　虹貫日　月蝕非其月

光武帝 古今注曰建武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即更始三年

正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在危八度 杜預曰晉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遥奪月光故月蝕蝕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

故曰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閒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蝕爲文闕於所不見春秋潛潭巴云甲子蝕有兵敵強臣昭案春秋緯六旬之蝕各以甲子爲說此偏舉一隅未爲通證故於事驗不盡相符今依日例注以廣其候耳京房占曰北夷侵忠臣有謀後大水在東方

日蝕說曰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虧爲陰所乘故蝕蝕者陽不克也其候雜說漢書五行志著之必矣春秋緯曰日之將蝕則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七日而蝕

儒說諸侯專權則其應多在日所宿之國春秋漢含孳曰臣子謀日乃蝕孝經鉤命決曰失義不德白虎不出禁或逆炷矢射山崩日蝕管子曰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是故日蝕則失德之國惡之月蝕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蝕則修德月蝕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

諸侯附從則多爲王者事人君改修其德則咎害除孝經鉤命決曰日蝕修孝山崩理惑

是時世祖初興天下賊亂未除虛危齊也賊張步擁兵據齊上遣伏隆諭步許降旋復叛稱王至五年中乃破

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卯蝕雷不行雷殺草不長姦人入宮

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世祖在雒

陽赤眉降賊樊崇謀作亂其七月發覺皆伏誅古今注曰四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

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丙寅蝕久旱多有徵京房曰有小旱災史官不見郡以聞本紀都尉詡以聞在尾八度朱浮上疏以郡縣數代羣陽騷動所致見浮傳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癸亥日蝕天人崩鄭興曰須年日餌每多在晦行疾也君亢急臣下促迫在畢五度畢爲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冬盧芳所置朔方雲中太守各舉郡降古今注曰九年七月丁酉十一年六月癸丑十二月辛卯並日有蝕之

十六年三月辛丑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日蝕主疑王在昴七度昴爲獄事時諸郡太守坐度田不實世祖怒殺十餘人然後深悔之

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未蝕天下多邪氣鬱鬱蒼蒼京房曰君責衆庶暴害之在胃九度胃爲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以穀爲言故示象或曰胃供養之官也其十月廢郭皇

后詔曰不可以奉供養

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柳爲上倉祭祀穀也近輿鬼輿鬼爲宗廟十九年中有司奏請立近帝四廟以祭之有詔廟處所未定且就高廟祫祭之至此三年遂不立廟有簡墮心奉祖宗之道有闕故示象也

二十五年三月戊申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戊申蝕地動搖侵兵強一曰兵弱諸矣強

十月以武谿蠻夷爲寇害伏波將軍馬援將兵擊之古今注曰二十六月二月戊子日有蝕之盡

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丁巳蝕下有敗兵

在東壁五度東壁爲文章一名娵訾之口先是皇子諸王各招來文章談說之士去年中有人上奏諸王所招待者或眞僞雜受刑罰者子孫宜可分別於是上怒

詔捕諸王客皆被以苛法死者甚多世祖
不早爲明設刑禁一時治之過差故天示
象世祖於是改悔遣使悉理侵枉也
二十一年五月癸酉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癸酉蝕連陰不解浮雨毀山有兵）在柳五度京都宿也自二十一
年示象至此十年後二年宮車晏駕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斗
二十度斗爲廟主爵祿儒說十一月甲子

時王日也又爲星紀主爵祿其占重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申蝕水滅陽潰陰欲翔）在氐二度氐爲宿宮是時明
帝作北宮（古今注曰四年八月丙寅時加未日有蝕之五年二月乙未朔日有蝕之京師候者不覺河南尹郡國三十一庚辰晦日有蝕之時雒陽候者不見）上六年六月
八年十月（今古注曰十二月）壬寅晦日有蝕之既（潛潭巴曰壬寅詔天下苦兵大臣驕橫）在斗十一度斗吳也廣陵於
六文屬吳後二年廣陵王荊坐謀反自殺

十三年十月古今注曰閏八月甲辰晦日有蝕之潛
巳曰甲辰蝕四騎旁大水在尾十七度京房占曰王后壽命絶後有大水
十六年五月戊午晦日有蝕之潛巳曰戊午飽久旱穀不傷在柳十五度儒說五月戊午猶十一月甲子也又宿在京都其占重後二歲宮車晏駕
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蝕之在斗二十一度是時明帝既崩馬太后制爵祿故陽不勝
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潛
巳曰庚辰蝕彗星東至有寇兵在東壁八度例在前建武二十九年是時羣臣爭經多相非毀者又別本云
庚辰旱
六年六月辛未晦日有蝕之潛巳曰辛未蝕大水在翼六度翼主遠客冬東平王蒼等來朝明年正月蒼薨古今注曰元和元年九月乙未日有蝕之

元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史官不見佗官以聞日在氐四度 星占曰天下大期三年

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壬午日蝕久雨旬望 史官不見涿郡以聞日在奎八度 京房占曰三公與諸矦相賊弱其君王天公而日蝕三公失國後旱且水臣昭以爲三公宰輔之位即竇憲

四年六月戊戌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戊戌蝕有士殃主后死天下諫陰京房占曰婚嫁家欲戮 在七星二度主衣裳又曰行近軒轅在左角爲太后族是月十九日 案本紀庚由幸

北宮詔捕憲等庚申是二十三日 上免太后兄弟竇憲等官遣就國選嚴能相於國殿迫自殺

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辛亥蝕子爲雄 在觜觿爲葆旅主收斂儒說葆旅宮中之象收斂貪妬之象是歲鄧貴人始入明年三月陰皇后立鄧貴人有寵陰后妬忌之後遂坐廢一曰是將入參伐爲斬刈明年七月越騎校尉馮柱捕斬匈奴温禺犢王烏

居戰

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翼八度荊州宿也明年冬南郡蠻夷反爲寇十五年四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東井二十二度東井主酒食是議去年冬鄧皇后立有丈夫之性與知外事故天示象是年水雨傷稼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蝕之在胃二度胃主廩倉是時鄧太后專政去年大水傷稼倉廩爲虛 古今注曰三年三月日有蝕之

五年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在虛八度正月王者統事之正日也虛空名也是時鄧太后攝政安帝不得行事俱不得其正若王者位虛故於正月陽不克示象也於是陰預乘陽故冀狄並爲寇害西邊諸郡皆

至虛空

七年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丙申蝕諸矦相攻京房占曰君臣暴虐臣下橫恣上下相賊後有地動 在東井一度

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戊子蝕宮室內婬雌必戎雄京房占曰妻欲害夫九族夷滅後有大水 在尾十度尾爲後宮繼嗣之宮也是時上甚幸閹貴人將立故示不善將爲繼嗣禍也明年四月遂立爲后後遂與江京耿寶等共讒太子廢之

二年九月壬午晦日有蝕之在心四度心爲王者明父失位也

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日有蝕之在婁五度

史官不見遼東以聞

四年二月乙亥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乙亥蝕東國發兵京房占曰諸侯上侵以自益近臣盜竊以爲積天子未知曰爲之蝕 在奎九度史官不見七郡以聞奎主武庫兵其十月八日壬戌武庫火燒兵器也

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在翼十八度史官不見張掖以聞潛潭巴曰丙申蝕夷狄內壤石氏占曰王者失禮宗廟不親其歲旱

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幾盡地如昏狀古今注曰星盡見春秋緯曰日蝕既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強侵萬事錯

在須女十一度女主惡之後二歲三月鄧太后崩李氏家書司空李郃上書曰陛下祗畏天威懼天變克己責躬博訪羣下咎皆在臣力小任重招致咎徵去年二月京師地震今月戊午日蝕夫至尊莫過乎天天之變莫過乎日蝕地之戒莫重乎震動今一歲之中大異兩見日蝕之變既爲尤深地動之戒搖宮最醜日者陽精君之象也戊者土主任在中宮午者火德漢之所承地道安靜法當由陽今乃專恣搖動宮闕禍在蕭墻之內臣恐宮中必有陰謀其陽下圖其上造爲逆也災變終不虛生推原二異日辰行度甚爲較明譬猶指掌宜察宮闕之內如有所疑急摧破其謀無令得成修政恐懼以荅天意十月辛卯日有蝕之周家所忌乃爲亡徵是時妃后用事七子朝今戊午之災近相似類宜貶退諸后兄弟羣從內外之寵求賢良徵逸士下德令施恩惠澤及山海時度遼將軍遵多興師重賦出塞妄攻之事上深納其言建光二年鄧后崩上收考中人趙任等辭言地震日蝕任中宮竟有廢立之謀郃乃自知其言驗也

永寧元年七月乙酉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酉蝕仁

義不明賢人消京房占曰君弱臣強司馬將兵反征其王在張十五度史官不見酒泉以聞石氏占曰日蝕張王者失禮延光三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蝕之京房占曰骨肉相賊後有水在氐十五度氐爲宿宮宮中宮也時上聽中常侍江京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廢皇太子

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在胃十二度隴西酒泉朔方各以狀上史官不覺案馬融集是蝕

融爲許令其四月庚申縣上書曰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己之義歸咎自責寅畏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往術以荅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羣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陷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弗氣干參臣前得斬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爲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突烏桓侵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今復見大異申誡重譴於此二城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衆占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勳之名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爲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不大疾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曰日月告

凶不用兵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漢興設張侯甸采衛司民之吏案繩循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百姓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變下以安民隸切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穡之艱又希曹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不弱以獲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功勞足以宣威踰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於檢押雖專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爲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爲誣矣宜特選詳舉審得其真鎮守一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順帝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甲戌蝕草木不滋王命不行京房曰近臣欲弒身及弒辱後水旱 在翼九度

陽嘉四年閏月丁亥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丁亥蝕權謀蒲玉堂京房占曰君臣無別 在角五度史官不見零陵以聞 案張衡爲太史令表奏云今年三月朔方覺日蝕此郡懼有兵患臣愚以爲可勑北邊須塞郡縣明烽火遠斥候深藏固閉無令設穀畜外露不詳是何年三月

永和三年十二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在須

女十一度史官不見會稽以聞明年中常侍張逵等謀譖皇后父梁商欲作亂推考逵等伏誅也

五年五月己丑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日蝕己丑天下唱之）在東井三十三度東井三輔宿又近輿鬼輿鬼爲宗廟其秋西羌爲寇至三輔陵園

六年九月辛亥晦日有蝕之在尾十一度尾主後宮繼嗣之宮也以爲繼嗣不興之象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是時梁太后攝政

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丁卯蝕有旱有兵京房占曰諸侯欲戮後有棁蟲之殃）在東井二十三度例在永元十五年東井主法梁太后又聽兄冀枉殺公卿犯天法也明年太后崩

元嘉二年七月二日庚辰日有蝕之在翼

四度史官不見廣陵以聞京房占曰庚辰蝕君
後有水冀王倡樂時上好樂過阮籍樂論曰桓
心倚床而悲慷慨長息曰易賢以剛卒以自傷
毒乎哉為琴若此而足矣帝聞琴悽愴傷
永興二年九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在角五
度角鄭宿也十一月泰山盜賊羣起劫殺
長吏泰山於天文屬魯
永壽三年閏月庚辰晦日有蝕之在七星
二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例在永元四年

後二歲梁皇后崩其冀兄弟被誅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晦日有蝕之在柳七
度京都宿也梁冀別傳曰常侍徐璜白言臣幼見
道術家常元漢死在戊亥今太歲在
丙戌五月甲戌日蝕柳宿朱雀漢家之貴國宿分周地
今京師是也史官上占去重見輕璜召太史陳授詰問
乃以實對異怨授不為隱諱使人吹求其短發
譴上聞上以亡失候儀不肅有司奏收殺獄中
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蝕之在營室十三
度營室之中女主象也其二月癸亥鄧皇
后坐酖上送暴室令自殺家屬被誅呂太

后崩時亦然

九年正月辛卯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卯蝕臣戎其王）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谷永以爲三朝尊者惡之其明年宮車晏駕

永康元年五月壬子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子蝕妃后專恣女謀主）在輿鬼一度儒說壬子淳水而陽不克將有水害其八月六州大水勃海盜賊

靈帝建寧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丁未蝕之）

巴曰丁未蝕王者崩冬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

二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右扶風以聞

三年三月丙寅晦日有蝕之梁相以聞

四年三月辛酉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酉蝕女謀主谷永上書）

飲酒無節君臣不別姦邪欲起傳曰酒無節茲謂荒厥異日蝕厥咎亡靈帝好爲商估飲於宮人之肆也

熹平二年十二月癸酉晦日有蝕之在虛二度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專權（蔡邕上書曰四年正月朔日體微傷羣臣服赤幘赴宮門之中無救乃各罷歸天有大異隱而不宣求御過是已事之甚者）

六年十月癸丑朔日有蝕之趙相以聞谷永上書賦斂滋重不顧黎民百姓虛竭則日蝕將有潰叛之變

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十月丙子晦日有蝕之在箕四度箕為後宮口舌是月上聽讒廢宋皇后案本傳盧植上書丙子蝕自巳過午既蝕之後雲霧晻曖晻陳八事以諫蔡邕對問曰詔問踐祚以來災眚屢見頃歲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疫厲流行勁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微則日蝕陰盛則地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簡宗廟水不潤下則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其御其救之也

二年四月甲戌朔日有蝕之

四年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庚寅蝕將相謀大水多死傷在角六度

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辰蝕河決海水霧連陰

六年四月丙午朔日有蝕之其月淡辰宮車晏駕

獻帝初平四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在

營室四度 潛潭巴曰甲寅蝕雷電擊殺骨肉相攻 是時李傕郭汜專政 袁宏紀曰未蝕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日晷過未晡二刻而蝕尚書賈詡奏曰立侯不明疑惧上下太尉周忠職斥典掌詔皆治罪詔曰天道遠事驗難明且災異應政而至雖探道知機焉能無失而欲鉗各史官益重朕之不德也弗從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

興平元年六月乙巳晦日有蝕之

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庚午蝕後火燒官兵

六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十三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癸未蝕行義不明 在尾十二度

十五年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十七年六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二十一年五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己亥蝕小人用事君子縶

二十四年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

凡漢中興十二世百九十六年日蝕七十

二朔三十二晦三十七月二日三

光武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有暈抱白虹

貫暈在畢八度古今注曰時日加卯酉南東面有白虹貫暈在西北南面有背在景加巳皆解也

侵安定星德傳史曰白虹貫下破軍晉分也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元年正月壬申白虹貫日五年七月甲寅夜白虹出乙丑地西北曲入七年四月丙寅日加卯西面有抱須臾成暈中有兩鉤在南北面有背在景加巳皆解也

畢爲邊兵秋隗囂反年六月丁未日暈上有半暈暈中外有儁背兩珥十二月丙寅日暈再重中有背儁順帝永建二年正月戊午白虹貫日三年正月丁酉日有白虹貫交暈中六年正月丁卯日暈兩珥白虹貫珥中永和六年正月己卯暈

兩珥中赤外青白虹貫暈中案郎中傳陽嘉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又唐檀傳永建五年白虹貫日檀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春秋元命苞曰陰陽之氣聚爲雲氣立爲虹蜺離爲倍儁分爲抱珥考異郵曰臣謀反偏周日巫咸占曰臣不知則日月儁謂之蜺向外曰倍刺曰曰侵傍直對曰珥孟康曰儁如侵宋均曰黃氣抱日輔臣納忠

靈帝時日數出東方正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乃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

京房占曰國有庶讒朝有殘臣則日不光闇冥不明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

天不謹則日月赤是時月出入去地二三

丈皆赤如血者數矣 春秋感精符曰日無光主炭以急見伐又兵馬發禮斗威儀曰日月赤君喜怒無常輕殺不辜戮於無罪不事天地忽於鬼神時則大雨土風常起日蝕無光地動雷降其時不救兵從外來爲賊戮而不葬京房占曰日無故日久無光天下變枯社稷移主

其表 春秋感精符曰日朝珥則有喪孽又云日已出若其入而雲皆赤黃名曰日空不出三年必有移民而去者也

光和四年二月己巳黃氣抱日黃白珥在

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大如瓜在日中

春秋感精符曰日黑則水淫溢

五年正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飛鵲數

月乃銷

六年二月乙未白虹貫日 春秋感精符曰虹貫日天下悉極文法大擾百官殘賊酷法橫殺下多相告刑用及族世多深刻獄多怨宿吏皆慘毒又曰國多死孽天子命絕大臣爲禍主將見殺星占曰虹蜺主內婬土精填星之變易讖曰聰明蔽塞政在臣下婚戚干朝君不覺悟虹霓貫日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壬辰白虹貫日 袁山松書曰三年十月丁卯日有重兩倍吳書載韓馥與袁術書曰凶出於代郡

桓帝永壽三年十二月壬戌月餌非其月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八年三月庚子夜月暈五重紫微青黃似虹有黑氣如雲月星不見丙夜乃解中元元年十一月甲辰日中星齒往往出入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月蝕非其月袁山松書曰興平二年十二月月在太微端門中重暈二珥而白氣廣八九寸貫月東西南北

贊曰皇極惟建五是尅端罰咎入沴逆亂浸干火下水騰木弱金酸妖豈或妄氣炎以觀

後漢書志第十八